

生命的休止符

——鲁西南纸扎装饰艺术符号解读^[1]

文 / 刘 进

纸扎是以高粱秸、芦苇、玉米秸作骨架，用不同质地、不同色彩的纸张裱糊，扎制成用于丧葬活动中的纸车马、摇钱树、金山银山、牌坊、门楼、宅院等的纸品，是将扎制、贴糊、彩绘、剪纸、泥塑等技艺融为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鲁西南纸扎由于受到吉祥文化、戏曲文化、民间色彩文化等的影响，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装饰艺术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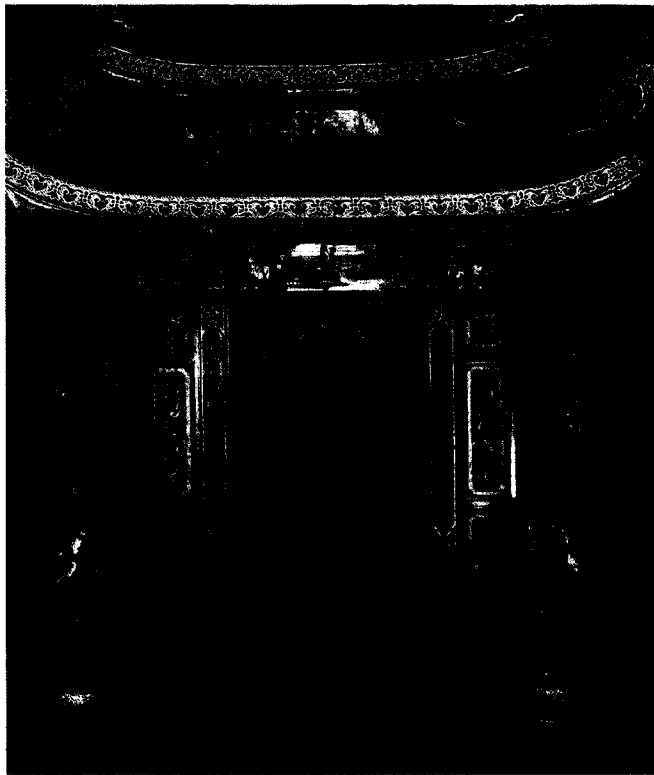
菏泽市地处山东省西南部，为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八县一市，古称曹州。菏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当地最富有特色的传统民间艺术如面人、糖人贡、花贡、鲁锦、纸扎等远近闻名。提起纸扎艺术，对于菏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人们的记忆深处，纸扎总是寄托着老百姓对已故亲人的哀思和美好的祈愿。纸扎艺术见证着人世的更迭变迁，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民间艺术，成为满足民众祭祀信仰心理及精神需要的一种形式。

在鲁西南地区的民俗活动中，纸扎是丧俗中一种主要而又相当普遍的表现形式，并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始终贯穿在祭祀丧俗之中。中国农村历来就有句老话：“喜事可省，丧事要重。”所以，办丧事总是大操大办，铺排隆重。在发丧、烧土、过三年时扎制大量的纸扎，较常见到的有车马、牌坊、香幡、金山银山、摇钱树、灵堂、住宅院落（包括主楼、东楼、西楼）、起居床饰等纸质的贡品。百姓们认为亡者灵魂是永恒的，为满足亡者在阴间的生活，扎制他们生前喜欢或向往的生活用品，让他们带到阴间去享受。

纸扎艺术是将扎制、贴糊、彩绘、泥塑、剪纸等技艺融为一体的民间艺术。其装饰艺术别具特色，体现了民间传统的装饰审美方式和文化观念。

一、吉祥符号

“吉祥”的观念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吉祥，是人类对生存的一种希望和祝福，具有理想的色彩。在鲁西南纸扎的装饰艺术中运用了大量的吉祥图案，如龙、凤、鹤、狮、马、鱼、蝴蝶等吉祥动物，牡丹、梅、兰、竹、菊、桃子、莲花之类的吉



祥植物，如意、八宝、暗八仙、金锭、银锭、铜钱、宝灯、花瓶等吉祥器物，仙女、童子、八仙庆寿、麻姑献寿等吉祥人物，福、寿、万字等文字图案，以及回纹、盔甲纹、钱文、龟背纹、曲水纹、祥云纹等。吉祥物数量众多，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大多是以单独图案或纹样的组合形式出现，如组合纹样喜上眉梢、连年有余、八仙过海、二龙戏珠、蟠桃献寿等。在图案选取上，常取具体物象，通过象征、谐音、表号等手法，来表示抽象的

吉祥概念。

鲁西南纸扎的文化精神是超越现实,追求完整与圆满的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这些包含美好寓意、人生哲理和生活智慧的吉祥装饰,深入到了当地人的生活、思想和行为中。“吉祥”本意为美好的预兆,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周易·系辞》有“吉事有祥”之句,《庄子》也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说。由此可见,吉祥是对未来的希望和祝福,具有理想的色彩。吉祥是中国人对万事万物希冀祝福的心理意愿和生活追求,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装饰追求至善至美的本质。

纸扎装饰纹样的吉祥主题不仅表明了人对于未来的希望和理想,同时又以寓意的方式表征着人们改变生存环境的艰苦努力和克服困难的伟大意志下不屈的力量,它既是理想性的,又是现实性的。虽然吉祥主题的装饰在传统观念中具有神性的一面,但它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那些大量运用的植物、动物、人物、器物图案,其深层的装饰动机是创造一个吉祥化的世界,表达一种对安定、和谐、康富生活的企盼。

二、戏曲符号

菏泽市戏曲活动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异彩纷呈,享有“戏曲之乡”的美誉。菏泽市又是山东梆子、梆子戏、枣梆、两夹弦、大平调、大弦子戏、四平调的发源地,现有传统地方剧种山东梆子、两夹弦、梆子戏、枣梆、大弦子戏、大平调、曲剧、四平调和豫剧,还有曲艺山东花鼓、山东落子、山东琴书、莺歌传书和河南坠子等。

菏泽人爱听戏、唱戏、说戏。当地流行的“两夹弦”是由地摊小唱走上舞台的,近代排演的剧目有《三拉房》、《三进士》、《拴娃娃》、《清官断》、《九女庵》、《金镯玉环记》等。“大平调”又被称为“大梆子戏”或“大油梆”,经常演出的传统剧目有100多个,其内容大多取材于《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隋唐演义》等,也有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如《九头案》、《大辕门》、《民三怕》、《胭脂判》等。还有民间庙会中经常演出的“请神戏”和“唱神戏”,如《桃园聚义》、《大破金兀术》、《八仙拜寿》等。这些戏曲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为鲁西南的戏曲故事纸扎提供了较好素材,这些剧目中演员亮相的举止、神情对戏曲纸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戏曲纸扎一般是两三人组成一出戏,人物栩栩如生、神采飞扬,相互之间以动作、表情呼应。这种类型的纸扎一般先用头模捺印头部,脖颈处以竹签穿插入骨架并固定,头部泥塑干燥后表面施以粉彩(现在多用广告色或丙烯色),描绘出五官眉目,头部形象大都仿照戏曲脸谱。人物身段以动态各异的四肢追求变化,与表情、道具配合,强调戏曲人物的动作与神情。人



图1

物服饰以彩纸折叠剪贴并加以彩绘,衣裙鞋靴、护背旗、铠甲、刀枪剑戟、金银装饰一应俱全。人物传情的动作及表情,加之彩纸和色彩图案描画的巧妙搭配,视觉效果艳而不俗,光彩夺目^[2]。

戏曲人物一般装饰于正房罩子门楼和东楼、西楼等处,(如图1.主楼)。纸扎艺人将事先穿好的戏曲纸扎人物,插放于门楼的门口处,特别像在戏台上的演出。人物一般向下略作倾斜,面朝观众,适于观看欣赏。这是民间艺人创造的朴素的透视方法和装饰原则。

三、红火热闹的色彩符号

鲁西南纸扎看其表面大红大绿,红火热闹,似乎与祭祀无缘,但究其本质仍然是取悦鬼魂的一种方式,体现了“丧家之乐”的古俗传承。纸扎设色(多为纸张的颜色)是极富代表性的,纸色艳丽浓烈、丰富鲜明,突出吉祥喜庆、红火热闹的气氛。画中配色口诀“红与黄,喜煞娘”,“要喜气,红与绿,要求扬,一片黄”等都体现了这种心理。其色彩既富有节奏的对比,同时又讲究和谐统一,整体效果鲜艳、热烈、轻松、明快。民间美术的色彩体系在遵循历史的、传统的观



图2

念的前提下,从不违背色彩文化内涵,在设色上讲究视觉效果,重视色彩的视觉效果,整体色调表现为鲜艳、响亮、明快、热烈。色彩的对比与调和原则是所有的色彩视觉美感创造必须遵循的,纸扎装饰色彩的调和其实更为准确地说是色彩的搭配。

民间美术是以色彩对比为主要特征的(同时兼顾色彩调和)。“红红绿绿,图个吉利;红离了绿不显,紫离了黄不显;光有大红大绿不算好,黄能托色少不了。”这些简单的配色口诀体现了民间纸扎艺人的色彩对比意识,他们可能不懂色彩学上的色相、明度、纯度,但在其纸扎作品中色彩的运用却是如此熟练和得心应手。纸扎艺人在扎制好作品的骨架后,在其表面先糊素纸,将纸扎的大形统一,以便于贴糊。他们根据不同作品的要求把事先印刷好的花边、图片、剪刻的花边、立体纸花、彩纸等信手拈来,看似不经心的贴糊,却搭配出蒙眬的明度对比,色相、色彩的冷暖以及面积的搭配与对比。明度的对比使画面疏朗、透气,色调清新,而多种色彩冷暖的不同和面积大小的对比则易产生丰富、绚丽、热闹红火的气氛,这种色调风格也正是民众喜爱并表达思想情感的最恰当的形式。同时,色彩的冷暖对比丰富、强烈,极具现代装饰色彩效果(如图2.转楼)。

通过对纸扎色彩的整体观念和特征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色彩在纸扎艺术上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美感的呈现,根本的意义在于它首先是情绪和情感的刺激和对应物,是积极乐观情感的宣泄。“五光十色的戏曲人物,金碧辉煌的建筑格局,色彩艳丽而单纯的瑞兽祥鸟,已经超越了实际物象的色彩,在特定的丧俗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作为装饰艺术融合民俗活动的同时,它以强烈的色彩对比抓住了祭奠者和旁观者,使物理色彩和情感色彩交织在一起,形成心理上的撞击,所以我们并没有感到丧家之严肃,而感到某种热烈的人情味。”^[3]

民间以满、多、全、吉庆为主调的色彩观念,不仅在喜庆节日中应用,而且也体现在祭祀丧俗活动中。这种色彩心理,反映了民众对待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也是构成民间纸扎艺术色彩斑斓的跳跃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民间艺术承载着一个民族区域文化的审美特质,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审美趣向,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体现了不同时代的艺术精神。鲁西南纸扎艺术是利用视觉形象手段传达民俗文化的符号形式,是劳动者民俗观念、民俗文化和审美意识集体智慧的结晶。纸扎艺术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装饰图案内容,反映与呈现出特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也影响着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艺术设计创意的源泉和基础,对当代的文化和艺术设计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本土化和民族化风格大发展的今天,吸收纸扎艺术的精华,对具有地方特色艺术资源的保护、传承、开发和利用更加具有意义。

注释:

[1]本文为山东省文化厅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鲁西南纸扎艺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立项号:200801081

[2]唐家路,王拓.扎纸做戏.山东画报,2008(03)

[3]潘鲁生.山东曹县戏曲纸扎艺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9页

参考文献:

[1]潘鲁建.戏曲纸扎撷谈.民俗研究,2003.3

作者简介:刘进,菏泽学院美术系教师

编辑:张国钦